



期一第 卷八第

版出日十月一年五十四國民華中

目要期本

人生聯對……………	趙恆揚(封面)
觀世音菩薩慈航普渡圖誌……………	錢召如(封二)
新年獻詞……………	南亭(1-2)
佛教文化的過去成就與未來展望……………	蔡念生(3-4)
宋元明三朝佛教的回溯……………	融照(5-6)
五乘佛法淺說(天乘)……………	朱鏡宙(7-8)
知難行易學術探微(三續)……………	蘇邨園(9)
人生詞選……………	嚴賓杜(10)
從廬清黃毒說到戒淫……………	唐湘清(11)
為世界佛教留學團解繹肉食理由函……………	成元迦波(12)
略論心性之學(三續)……………	謝鳴皋(13-14)
念佛與人生(二續)……………	蔡孝媛(15)
感應不可思議……………	莫正熹(16)
鼠矢集……………	壺天(17)
環島弘法記……………	煮雲(18-19)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傳戒期中戒律講演錄……………	南亭(20)
佛地寫生(普陀山梵音洞)……………	姚谷良(封三)
影印大藏經委員會業務報導……………	(封底)

新年獻詞

效法玄奘大師愛國愛教的精神

南亭

會幾何時，人生刊第七周年已成過去，而開始向第八個年頭邁進了。我自從負了人生刊的一個名義以後，對讀者從沒有多大的供獻所以深感慚愧。現在第八卷開始，東初法師，又要我照例寫新年獻詞，我寫什麼呢？我想，玄奘大師的聖骨，很光榮的回到祖國，這是四十四年，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人生刊和菩提樹上關於迎回玄奘大師的聖骨，及法師本身的事跡的記載我都略略的看過，可謂言之有據。但於玄奘大師愛國愛教的精神，似乎都忽略了，我現在把他補充一點，用以自勉，也作為我新年獻給讀者們的禮品。

當法師西行越過了第五峰，而進入沙河的境域，沙河的長度，有八百里之遠，上無飛鳥，下無走獸，更談不到人烟，因為是一片沙漠，無水無草。法師此時，可算是連影二人，够得上是慷慨的了，他惟有一心念觀世音菩薩及般若心經。振起精神向前走去。經百餘里，竟第四峰王伯隨所指示的野馬泉而不可得，心上不免有點焦急，想休息一回兒定定神喝口水潤潤人馬的喉嚨，可是下馬取水時，因皮袋過重，失手跌破。這一袋水，何止千萬兩黃金的價值，因為失去了水，這迢迢千里的沙漠，人與馬怎樣過去呢。懊惱之餘，上馬再行，而又無路可進，因而掉轉馬頭，準備再回第四峰。行十餘里，自己一想，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回一步，我寧願就西而死，不可東歸而生，於是再回過頭來向西北邁進。但是舉目四顧，蒼茫無際的一片沙漠，看不到一個生物，尤其是，夜裏則妖魘舉火，燦若繁星；白天則風沙撲面，散如時雨，這是多

麼可怕的驚險局面，然而法師却一無所懼。但苦無水草，四夜五日無一滴沾唇，人馬俱困，口腹乾焦，簡直沒法再向前進，只得因臥沙中默念觀音聖號。這也是觀世音菩薩的保佑吧？因為他挨到第五夜的夜半，忽然一陣涼風，吹在身上，頓覺爽快，心目開明，馬亦能起，於是安然入睡。醒後乃重振精神，奮勇前進，行還不到十里，說也奇怪，所乘的馬，忽然不受控制，自向另一方向攢行，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池水一泓，乃大喜過望，因牽馬吃草，就池飲水，人與馬都是死裏逃生。法師傳上說：「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序」。這是法師為著佛教，與環境奮鬥者一。

法師行至伊吾，高昌王王延壽奉使邀請，法師度不能辭，經六日而夜至高昌。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迎法師入室帳中坐。並為設食，拜跪問訊，王妃以下，皆一一拜見。法師在高昌，一留就是十天，這十天中高昌王的招待，一言難盡。既而向王辭行，高昌王說：我自聞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我願師長住本國，受弟子供養，我將令全國人，皆拜師為弟子，聽師教誡。法師堅執不允，並且向高昌王解釋說：王欲留我，我很感激王的大恩，但我西行的初願，不是如此。我因為「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憂鬱鬱，啓防無從。」所以不惜生命，備歷艱險，原意是到西方，求東土所沒有的佛法，怎樣可以中途而廢？高昌王一再慰留，法師終是不許。這可使高昌王惱羞成怒了，他即以很不客氣的態度，對法師說：憑你理由多充足，我只是不放你走，再不然，我送你回國，使你終不能如願，你去考慮考慮再說吧！法師說：我的西行，為求

佛教文化的過去成就與未來展望

念生

這是新年第一期，東初法師要我寫幾句過年的話。現在最通行的是檢討過去，計劃未來。在佛教方面若是負責某一方面，某一事件的人，未嘗不可以這樣作。現在要談的是臺灣整個佛教文化的動向，這不是一方面的事，也不是某一人，所以只能談過去的成就與未來的展望。

關於成就這句話，有時是不能說的。因為一無成就，還有什麼可說。過去許多年，佛教文化往往停滯在這個狀態之下，只有去年兩件事的成就，值得大書特書，就是玄奘大師靈骨的返還，與大藏經的影印出版。

英師的事蹟及靈骨返還的過程，各報章雜誌，多已揭載，用不着我來複述。現在只談靈骨返還對各方面的影響，我認為應該由三方面來看，第一是政治方面，第二是學術方面，第三是宗教方面。在政治方面，共匪曾用盡種種方法，要求將靈骨返還大陸。英師本是大陸的人，靈骨也是在大陸發現，除了以政治法統屬於臺灣為理由外，共匪是可能如願以償的。共匪之爭取靈骨，不是有宗教的信仰，而是要藉此對內控制大多數佛教徒的思想，對外樹立各國的觀感，顯然於我們不利。而結果共匪未能如願以償，這可證明臺灣的政治法統，為友邦所重視，不但日本一國重視，而且連帶為其他各國所重視。在返還過程中，佛教名流的周旋壇坫，功不可沒。松山飛機場空前盛大的歡迎，可以說佛教不負國家，國家不負佛教，這是政治方面的成就。在學術方面，英師遍譯諸經，兼通各宗，而又兼合印度十大論師的學說，創立法相宗。因其窮諸法之相，故曰法相，簡稱相宗，又由所居之寺立名（慈恩寺）名慈恩宗，由所著之書立名，（成唯識論）名唯

識宗，這一宗發揮高法唯識的道理，絲毫不帶神秘色彩，類似西洋的唯心哲學，而更加精深真切，在學術上有其立錫。歷代研究宏揚，著作汗牛充棟，到了民國初年，還有歐陽竟無居士創支那內學院於上海，韓清淨居士創三時學會於北平，學者雲集。周叔迦居士並有創立法相大學的願望。任何反對宗教，視為迷信的人，不敢說法相學說是迷信。佛教裏添了這一宗，可以說是精光萬丈。臺灣對於佛教，有信仰而無研究，法相一宗，尤其衰落。許多初信的人，連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的名詞都不懂，現在由於返還英師靈骨，大家對於英師的學說，當能加以探討。若對法相宗有了認識，則在哲學可以表現佛教的高深，而在佛學也可與各宗互相貫通，這是學術方面的成就。在宗教方面，臺灣沒有很大的寺廟古蹟。英師靈骨，在日月潭建塔立寺，塔寺雖新，而千餘年前高僧靈骨，在臺灣佛教史上是首屈一指了。尤其日月潭向來沒有塔廟，這一個新的建設，使居民與遊客，都有了佛教的認識，大可改善風俗，增植福德，只是道路稍遠一點，不便於平民瞻拜。我曾寫過一篇稿子，提及這事。但是天下事不能萬全，而且橫斷公路，正在興修，將來開通之後，往來行旅所必經，就不會發生遠近問題了。這是宗教方面的成就。合之，為去年文化大成就之一。

影印大藏經的經過，迭見本刊，現已正式出版。雖然是影印成書，也確實經過一番努力。最初大家對於這事，都認為不易成功，賴東初法師毅然主持，並成立印藏委員會。而最後沒有把握的是銷路問題，大家都是貧人，不能藏書待沽。若不預定銷路，即難着手。南亭法師，率領緒索同道，環島宣傳，

歷盡種種辛苦，仗諸師之善巧，普信之福德，獲得非常成績。計海內外預約六百餘部，臺灣佔十分之八。本來擬印一千部，因為墊款難籌，只印七百部。預計出書以後，請藏者必致向隅。因為有許多，認為這事終難實現，意存觀望。到了出書以後，業已無從購請了，我們雖料到這種情形，而不能預為準備，其原因即由於定價低廉僅數成本。若照一般書商慣例，收入六七百部預約之款，決不止於印一千部。我們願慮諸藏人的擔負，不肯這樣作。印藏固然不為賺錢，但因此而使後來者失望，也是不能萬全的事。至於內容方面，原來各方主張粘改錯字，刪因這事不太簡單，倉促著手，不免挂漏或誤改，因而作罷。即續明法師在三四卷九月號海潮普建建議粘改橫排倒排的字，也因無有專人長期負責，未能實現。這事雖似輕而易舉，也必須逐行閱讀，親手處理，否則即有問題。例如午字倒排，粘簽告知工人，工人雖給改正過來，但是誤為牛字，你又將如之何？因此在再四考慮之下，一切仍舊，以與原本不差異為原則。至於將來另編校勘記，糾正錯悞字句，乃是另一工作。這一些事，看得出辦事人的慎重將事，煞費苦心。臺灣的佛教信徒，向來注重修廟，不注重印經，經過此次提倡，當可普敬三寶，植福增慧。尤其反對佛教的人，見此萬卷巨帙，也必變更其評價觀念。回憶從前佛教信徒，請經一藏，談何容易？今臺灣一省，即有經五百藏之多，可以算得空前的奇蹟。這也是去年佛教文化大成就之一。

至於其他各事，有的使人感覺滿意，有的使人感覺遺憾，都不知這兩件事關係重大，姑置不談。就這兩件事的成就而言，佛教文化前途，是可以樂

觀的。由靈骨返還一事，展望未來，應該是相宗學說發展，變了過去科學頭腦的人，轉入佛學。尤其青年方面，改變了過去的錯誤觀念，發生正信，這一點尙屬推想。

由大藏出版一事，展望未來，則已有了事實的表現。前幾天我接到東初法師的信，寫着屈文六趙夷午鍾伯毅等諸位居士月前函陳總統 蔣請政府選、續、譯、印中華大藏經，發揚中國固有文化與傳統道德，成立委員會，主持其事，總統指示可行，惟不必由政府辦。陳副總統亦力願贊助其成，現正在籌備進行中。這一件大事，我聽了甚感興奮，我知道屈趙二老，久有編藏之議，不是由影印大藏所引發，但影印大藏實現，因爲係影印成書，引起了佛教徒研究藏經的興趣，而未滿足佛教徒補充藏經的願望，在這個時期，編輯新藏，是最相宜的。尤其影印大藏，普遍流行，佛教徒可由閱讀舊藏而啓發編輯新藏的意見，集思廣益，容易成功。最近續明法師在三十六卷十一月號海潮音寫稿，主張在影印大藏校勘工作中，作編輯新藏的準備，轉瞬之間，這事已露端倪，可見衆心不謀而合，是法運興隆之兆。至於總統指示「不必由政府辦」也甚有其道理。按照現代世界潮流，這本是應由教團辦理的事。總統深知宗教的作用，在所著育樂兩篇裏，發揮得精闢異常，當然認爲這是好事。而現有此指示，可使佛教徒工作情緒爲之一振，社會的耳目爲之一新，這是深可慶讚的。

我在慶讚之餘，還要貢獻一點意見，我們準備新編的是中華大藏經呢？是漢文大藏經呢？我認爲中華大藏經，不能限括漢文大藏經，因爲日本人的初期佛教著作，也是漢文。漢文大藏經，也不能限括中華大藏經，因爲西藏蒙古滿洲，都是中華民族，那些藏文蒙文滿文大藏經，雖非漢文，也不能不算中華大藏經，因此爲了界限清晰，有人主張定名中華漢文大藏經，中華以別於其他國家，漢文以別於其文字，這話固然有理。但我的意見稍有不同。

我認爲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教主不是華人。我們編輯藏經，若以華人著作爲限，即使教主例外，當日南來的譯經大德，也非華人。拋開內容而專談性質，印度人的著作，譯成漢文的，我們尙收入藏內，日本人的著作，根本使用漢文的，反不收入藏內，乃至本是中國人而流寓日本，如陳元藏等等的著作，也不收入藏內，這話能講得通嗎？若陳元藏等等的著作入藏，則其日本弟子的著作，也應入藏。溯本求源。日本每一高僧，都是中國高僧一傳再傳或數傳的弟子，都有入藏資格。再就內容而言，日本信仰佛教，已過千年，歷代大德著作，確有精闢異常的。將來世界學者，研究漢文佛教，決不會僅閱中國著作，不閱日本著作。與其由學者分別求訪，不如由編者彙合編輯。我們應該洞燭機先，不分國界。編輯漢文大藏經，以供世界學者的探討。有人說：「這樣辦法，不足以發揚民族意識，昌明中國文化。」而我認爲惟有這樣，才足以發揚民族意識，昌明中國文化。因爲漢文是我國文字，我們搜集了各國的漢文著作，證明漢文普及各國，我們想到當日祖宗教教之盛。再舉一個例，假設我們展開一本漢文書籍，書中只有本國名人著作，不能感覺我國文字的光榮，若兼有各國名人著作，則不禁而有我國文化涵蓋一切的感覺。當年君立時代，每逢國家慶典，滿朝文武，廣歌獻頌，不足誇耀，惟有過選緬甸安南高麗各國使臣都用漢文廣歌獻頌，才算是八方同化，萬國來朝。我們不分國界，編輯漢文大藏經，表現漢文的超越，這是最好的發揚民族意識，昌明中國文化的方法。一般人下意識裏有兩種觀念，他不肯這樣想，第一：忘了漢文本身，就是中國文化，而認爲外國人寫漢文與中國無涉。第二：因與日本八年作戰的仇恨，不願選輯其著作，而不知日本佛學漢文著作，都在幾百年以前產生，與作戰之人無涉。我們編輯這部漢文大藏經，彙集了所有漢文佛書，不分國界，包羅萬象，成爲世界性的出版，足爲我國的光榮。所收日本人的著作，也只以此次爲限。因爲此後日本人已不再用

漢文寫作，無論有何精義，不在採輯之列。此外藏文大藏經譯成漢文的，也應一併入藏，北平菩提學會出版多種，就中以重譯瑜伽師地論爲最大部，屈文六居士是學藏密的，當然比我知道得更爲詳細。以上是我的區區管見，敬供參考，並祝佛日增輝，法輪常轉。

世界素食會

臺北集會盛況

(本刊專訊) 黨國元老李石曾氏，對於素食之提倡，不遺餘力，其創設世界素食會之組織，志在歐美，本年爲其創設之世界素食會，同會出版多種，就中以重譯瑜伽師地論爲最大部，屈文六居士是學藏密的，當然比我知道得更爲詳細。以上是我的區區管見，敬供參考，並祝佛日增輝，法輪常轉。

此四語於素食之功用，可謂扼要而中肯云。

素食能保持身體的健康！
素食才能促進人類的和平！
素食可以減少環境的污染！
素食才能減少地球的負擔！

世界素食會，無論有何精義，不在採輯之列。此外藏文大藏經譯成漢文的，也應一併入藏，北平菩提學會出版多種，就中以重譯瑜伽師地論爲最大部，屈文六居士是學藏密的，當然比我知道得更爲詳細。以上是我的區區管見，敬供參考，並祝佛日增輝，法輪常轉。

自唐武宗會昌年間（公元八四一年），帝惑於道士趙歸真之言，下詔毀滅釋教。跟着有五代戰亂，佛教大衰。宋興，佛教又復如春芽茁出。宋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詔諸路寺院，經後周世宗所廢而未毀者，不准毀；既毀之寺，所遺留的佛像，亦命保存。且屢令書寫金字銀之藏經，所建之寺頗多，太宗雖信道教，亦不若視佛教之重也。

開寶四年，太祖派張從信往蓋州（成都）雕大藏經，版成於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此為我國大藏經版之嚆矢。當時印度及西域僧，帶梵經來中土者，陸續不斷；國人之遊歷外國者亦多；翻譯之業，以太宗時為最盛。來華僧僧，太祖時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與沙門建盛同來）及可智，法見、真理、蘇萬陀、彌羅等。（西天竺人）太宗時有法天，鉢摩、護羅、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災，（迦濕彌羅人）施護，（西印度烏填人）此諸大僧中，以天息災、施護、法天、為最著名。太平興國五年，開始譯經，儀式極為隆重，據佛祖統記所記：

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持密咒七日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輪，壇形正圓，層列佛菩薩天神名位，如車輪狀，名大法曼拿羅；設香花燈水果樂之供；禮拜旋繞，祈禱冥祐，以消魔障，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宣讀梵文。第二譯義，坐其左，與譯主詳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讀梵文，書成華字。第五筆受，翻梵成華言。第六綴文，同綴文字，使成句義。第七參譯，參考兩文字，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第九潤文，於僧衆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僧衆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所須受用，悉由官給。此時所譯，皆入藏經，在譯經院西偏建印經院；譯畢，即在院開離。又依天息災等之請；選惟淨以下童子十人，使在譯經院習梵學；以期譯業不絕。

宋元明三朝佛教的回溯

融 照

。（惟淨未幾為筆受，賜紫衣，及光梵大師稱號，於梵語頗有發明，所譯之書亦不少，譯場本名龍興寺，周武破佛，廢為官倉，太宗復之，改名太平興國寺。）

真宗時，外國僧來華者，有法護，（中天竺摩揭陀人）日稱等。仁宗時，有智吉祥；慈賢。徽宗時之金總持，亦有二三譯本。以上所舉西僧於傳無微者居多。真宗以後，來此尤衆，以無關重要，姑不備舉。

從藏經考之：法天所譯，凡一百餘部；以法天名譯者，凡四十餘部，七十餘卷，以法賢（法賢學於中天竺摩揭陀那爛陀寺）名譯者，凡七十餘部，一百餘卷。天息災所譯者，凡十九部，五十九卷。施護所譯者，凡一百一十餘部，二百三十餘卷。所譯大小經密化制始過，龍樹之書尤多。法護所譯，凡十二部，一百餘卷。

惟淨所譯，亦有五部，四十餘卷。

太宗時，吳越王臣服於宋，贊寧隨王入朝，賜號通慧大師，著有高僧傳三集三十卷，三教聖賢事蹟一百卷，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僧史略三卷諸書。贊寧在吳越王下，為兩浙僧統；入京之後，為左街講經首座；後又奉命為右街僧錄。宋初以來，佛教之盛況，大略如上所述。

至宋徽宗時，稍稍排佛。徽宗為北宋之昏君，極信道教，敬禮道士徐知常，賜號沖虛先生。此外，徐守信，劉混康二人，亦有勢力。後來林靈素更大有神術，帝自稱教主道君皇帝。林靈素奏稱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帝君主宰之；其弟青華帝君，皆玉帝子，下有左元仙伯以下八百餘官；帝即長生大帝君，徽宗信之，故自稱道君，造玉清昭陽宮；（後改玉清神霄宮）置老子像，自為奉使；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為觀，使安置長生青華帝君像；行

千道會，每會給黃金數萬緡。政和六年，詔於道錄院燒燬佛經。宣和元年，改呼佛為大覺金山，若薩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皆使從道教之風；道士與德士；以徽宗區別之；道冠有徽章，德士則無。命德士離寺，使道士入居之；徽宗固企圖將佛併於道也。當時左街香積院之永道，上書陳之；流於道州。翌年（宣和二年）復僧尼形服，去德士等稱號，使復為僧。宣和七年，召還永道，賞其護法，賜名法道；終賜號圓通法濟大師。幸徽宗排佛之舉，為時極短；計自宣和元年正月改佛若薩號，翌年九月即復舊，中間不過年餘耳。

自宋興以迄於亡，除徽宗稍為排佛外，累代俱保護佛教。宋時，遼起於蒙古；遼衰，金起於滿洲；此二族皆自北方侵入我國本部。西則李元昊（黨項人，西藏族之一），據有河西之地，建西夏國，窺宋西睡。而宋之內部，前有王安石，司馬光等新舊法之爭；後有秦檜，岳飛等和戰之訌；謀國殊不一致，徽欽而後，國步益艱；終至遼都臨安。當是時元太祖成吉思汗，勢力日強，領土日擴，東連朝鮮，西及小亞細亞一部；一軍征俄羅斯，一軍進匈牙利，一軍侵入德意志之西列亞亞，又奪宋揚子江以北之地，威及西藏安南，至世祖忽必烈，全滅宋室，一統華夏，改國號為元。

元世祖未登位之前，（即其兄憲宗在位時期）受命擊西藏，受藏僧感化，（即尊重西藏佛教；（即喇嘛教）即位後，極意崇奉，元代可說是喇嘛時代。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以道教之書，皆屬後世偽造；詔除老子道德經之外，所有道教之書，皆命燒燬。凡毀勝佛教；如說：『老子西渡流沙，化胡成佛。』及說：『三教聖人皆由瑤池金母所生』等無稽之言。及偷竊佛語；如佛言：『彌勒成佛時，在龍華樹下，說法三會，』原指未來劫，八百餘萬年後，彌勒下生時而言。而道教旁門，盜用三會龍華，詭云每年三會；謂三月十五日，是燃燈佛與老子合辦一

會，五月十五日，是釋迦與阿彌陀合辦一會，九月十五日，是彌勒佛與孔子合辦一會等食漁利，誑惑百姓之類，悉行禁止。並刻石立碑，載其始末，此舉發端，實始於憲宗，據佛祖通載云：

乙卯間（憲宗之五年，宋室尚存，當宋理宗寶祐三年，迄至元十八年，殆為三十年前之事）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為文廟，毀城隍廟，毀白雲觀，金利寶塔，謀佔梵剎四百八十二所；傳王浮偽撰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福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焚毀道觀經之碑文，載有勅賓大師蘭麻，僧統福裕之名。）先朝聖祖皇帝（憲宗）玉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真偽，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詞屈，率皆焚偽經；（當時論議，帝師發師巴與道士詰難，焚偽經四十五部，亦見於碑文。）罷道為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道藏佔寺，流弊仍甚，丁巳秋，（憲宗七年）少林福裕奏：續率僧官，偽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年，（辛酉世祖即位之二年）道徒竄匿，未悛邪說，陰行屏廢，猶驚驚讀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欽奉玉旨，頒降天下，除道經外，其餘說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為僧，不為僧者娶妻為民。當是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璉真佳，大弘聖化。自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春，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原是昔時孤山寺，至是道士胡提點等改邪歸正，罷道為僧者七八百人云云。

考當時之道教，有正一教，真太教，太乙教，三派之別；正一起自漢之張道陵，真太為金之道士，劉德仁所倡，太乙為道士蕭抱真所倡，至是皆受極大打擊，至白蓮教，及白蓮教失敗後之各種左道旁門不入道教正統者，尚不下十餘種，道門諸混，由來已久。據通載所紀焚毀之道藏偽經書目，凡三十九部。又辨偽錄載僧侶與道士論議者十七人，道士之歸佛者十七人，所謂十七僧者；即燕京圓福寺從超，奉福寺德亨，藥師院從倫，法寶寺圓胤，資聖寺至溫，大名府明津，蘆州甘泉山本建，上方寺道雲，澤州開覺寺祥邁，北京傳教寺了詢，大名府法

華寺慶規，龍門縣行育，延壽寺道壽，仰山寺相欽，資福寺善嗣，絳州祖珪，蜀州元一也。元自世祖崩後，歷七十餘年而亡，世祖在時，蒙古極度強盛，喇嘛僧最蒙愛護，以愛護之甚，輒成弊害。故元代在佛教史上，除如前所述，及劉秉忠之外，無多可紀者。劉秉忠原是禪師。先是海雲禪師應世祖之召，途次雲中，聞秉忠博學多才，偕關世祖，大合帝意，海雲南還，秉忠奉命留侍左右，決大事者三十餘年，官光祿大夫太保，死贈儀同三司太師，封趙國公，諡文貞。秉忠雖位極人臣，而齊居蔬食，澹然無異平昔，真可謂「繁興永處那伽定」矣！

明太祖朱元璋，少入皇覺寺為僧。元末豪傑並起，元璋亦從郭子興軍，甚得信任，終領其衆。即位後，保護佛教，道儒亦加崇敬。鑒於元末流弊，整理僧伽，凡欲為僧者，須考試經典，給度牒，不許任意出家，禁僧侶混雜俗人生活，有蓄妻者，加以嚴懲，而鼓勵避俗修禪山中生活。洪武廿七年，勅禮部榜示各條，文中有：「凡僧之處於市者，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又曰：「僧有妻者，許人筆辱之，更索取錢鈔，如無鈔者打死勿論。」又出榜文，張掛天下各寺，凡輕慢佛教，罵僧僧侶者罰。又為處置寺觀，設僧道衙門，置僧錄司、道錄司、京師僧錄司掌天下僧伽事，品秩甚高。下設左善世，右善世，（正六品）左闍維，右闍維，（從六品）左講經，右講經，（正八品）左覺義，右覺義，（從八品）府設僧綱司、州設僧正司、縣設僧會司、專理僧事、秩序井然。

太祖崩，建文帝（惠帝）立，僅五年而有燕王棣靖難之役，燕兵陷金陵，帝遂不知所終。蓋太祖鑑於宋用郡縣制度，帝室孤立，故封二子棣為秦王，鎮西安。三子橐為晉王，鎮太原。四子棣為燕王，鎮北京。計皇子廿四人，從孫一人，總封二十五王以屏藩皇室。繼而諸王勢力強大，反招禍亂。燕王棣即太宗（永樂帝）。初太祖后馬氏，先太祖而崩，太祖甚悲，不再立后，葬畢，選各高僧侍諸王，使為母祈冥福。時道衍禪師，因左善世宗勛之薦，隨侍燕王赴北京，住慶壽寺。師為天下蒼生計，勸帝舉大事，受命為軍師，帝即位後，師為左善世，更擢為太子少師，賜復俗姓名為姚廣孝，師不再

蓄髮娶妻，著道錄，死封榮國公、誥恭靖、享祀太廟，明姚廣孝之事蹟，與元之劉秉忠甚相似。太祖洪武五年，集大德於蔣山，校刻藏經，是為南藏，太宗永樂十八年，復重刻於北京，是為北藏，更刻一藏於石，安置於大石洞，太宗以後，明佛教尚盛，武宗尤尚佛法，學經典，通梵語，自號大慶法王，其護法之誠更無論矣，及世宗即位，惑於長生神仙丹藥之說，信任道士邵元節，以為真人，使總領道教，又舉道士陶仲文，元節官至禮部尚書，死贈少師，仲文進少保禮部尚書，封恭城伯。嘉靖四十年，使御史姜儔，王大任等，索天下符籙秘書，道士四方來集者甚多，道教勢力極盛，當其即位之初，先毀宮中佛像一百九十六座，更用趙瑄之言，一夜中命破壞京師寺院，悉除禁中佛像，太廟配祀之姚廣孝，移置於大興隆寺，力排佛教，帝後服道士王金等所獻丹藥而崩。

綜觀宋元明三朝，禪宗在國中最佔勢力。宋初之天台宗，元之喇嘛教，皆不能及。明代始將禪、講、教三者相提並論。洪武十五年禮部榜示云：「照得佛寺之設，歷代分爲三等；曰禪，曰講，曰教。禪不立文字，必見性者方是本宗；講者，務明諸經旨義；教者，演佛利濟之法，消一切現造之業，漸死者宿作之愆，以訓世人」等語。其序以禪爲第一。以華嚴天台諸宗爲講，屬第二；以儀式作法，專務祈禱禮拜懺悔滅罪之道者爲教；（意謂密教，喇嘛教亦屬之）屬第三。或時稱禪，講、瑜珈。皆以禪爲佛教首位焉。

在上述六百年期間，我國佛教看來表現出諸教融合之傾向，非獨天台與禪，或華嚴與禪，或淨土與禪，在佛教之內，互相融合，即佛教與儒道二教，亦有融合之傾向，觀明憨山德清註老子及莊子內篇，可知佛徒治學精神，實根本門戶之見，至其老子以長生丹藥惑帝王，則根本非老莊之徒，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苟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可見媚上排佛者，是道士之背叛道教行爲耳，至明代迄今旁門名目，多至不可勝數，皆僭號道教，又爲所謂道教正宗之正一，真太，太乙三派所痛心者則不欲言之矣。

五乘佛法淺說 (二續)

朱 鏡 宙

二、天 乘

諸位大德，自前次講了人乘一題後，因氣管炎舊病重發，迄今四閱月，未曾續講，深用歉然！就今天的講題來說，廣泛而複雜，時間精力，均不許作詳盡之發揮，祇好講個大概。請各位原諒！將來整理講稿時，不妨稍加補充，以補講辭之所未及。

今天所講的內容，是天乘及聲聞緣覺等乘，比前次所講的人乘，自然要困難得多了。子貢有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是孔門七十二賢中的佼佼者，尚且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歎，其餘可知了。就今天的講題來說，全是性與天道邊事，我們既沒有去過天上，更沒有明心見性，憑著文字知見，自然沒有像人乘那樣易於理解。許多人說佛法難懂，其原因就在此。但我們的佛陀，以無限智慧，用邏輯方法（佛法術語，謂之因明），並以淺顯而富於文學性的辭句，狼巧妙地將他顯現出來，只要人們不為成見所困，虛心討論，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困難。世界史學權威英國韋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博士說：「韋爾斯（Gautama）按即在家的姓氏」根本教義，由今研究其原本所得，乃知極簡單明晰，且與近世觀念，最相適合。」（見世界新聞社稿）由是以觀，問題就在我們有無用學者冷靜的態度去探討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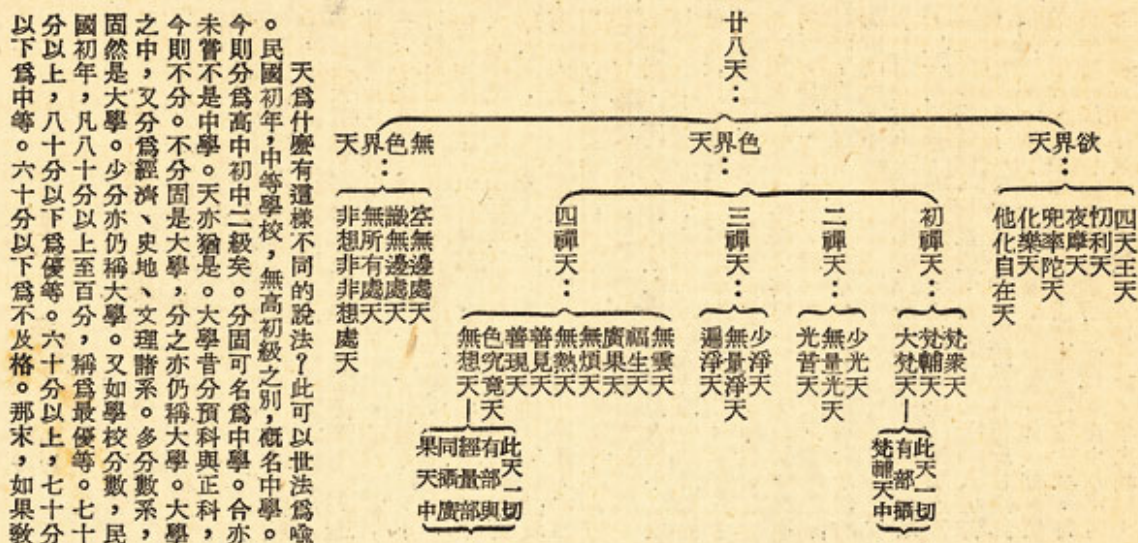
現在先講天乘，佛為什麼要說天乘？說人乘是希望一切眾生，共離地獄，餓鬼，畜生的三惡道苦。說天乘是希望一切眾生，共離五濁八苦的人道苦。何謂五濁？一、劫濁；二、煩惱濁；三、惡業濁；四、增上煩惱濁；五、無常煩惱濁。就世界成壞而立的數量也。如成劫、壞劫、增劫、減劫等是。智度論謂：人壽由十歲，每百年增一歲，至八萬四千歲，謂之增劫。再由八萬四千歲，每百年減一歲，減至人壽十歲，謂之減劫。

合一增減為一小劫。合二十小劫為一中劫。成、住、壞、空、各經一中劫。如是八十增減，成四中劫，為一大劫。二、見濁：眾生不見真理，以假為真，以幻為實，以邪為正，今日旁門外道，邪說披猖，扶乩降神，誤為正道等皆是。三、衆生濁：如人類之中，良莠不齊，美惡不一。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之不肖。以舜為兄，而有象之傲。有許由之讓，而復有盜跖之貪。有湯武之仁，而復有桀紂之暴。他如毒蛇猛獸，兇殘無比。蚊蟲蠅蚋，逐臭為生等。四、煩惱濁：人們因貪瞋癡等所引起之煩惱，常隨左右，無休止時。正如俗語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五、命濁：自古才人，大都不祿。賢若顏回，不幸短命。他如火水刀兵，王賊疫癘等，皆使人命，危在呼吸之間。佛法術語，稱此為五濁惡世。何謂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陰盛苦。（八苦詳見聲聞乘）這五濁與八苦，支配著整個人生社會，無貧富貴賤，男女老幼，沒有一人得以幸免，所以佛說人生是苦聚。佛又希望未發大心的人們，能出此人乘苦聚，故說天乘。

天、梵名提婆。Devata 名素羅。Sura 含有光明、自然、清淨、妙高、諸義。此與吾國諸家釋天之說極相吻合。詩云：「蒼蒼者天。」列子云：「輕清者上為天。」邵子云：「自然之外別無天。」說文云：「天、顛也。」人的頭頂，山的最高峯，均稱為顛。今作顛。皆不出梵語諸義之外。「乘」義已見前所說。

天之名數，諸經所舉，微有異同。長阿含經卷二十、世紀經初利天品，作欲界七天。即：一、四天王天。二、忉利天。三、焰摩天。四、兜率天。五、化自在天。六、他化自在天。七、魔天。是色界三十三天。一、梵身天。二、梵輔天。三、梵衆天。四、大梵天。五、光天。六、少光天。七、無量

光天。八、光音天。九、淨天。十、少淨天。十一、無量淨天。十二、遍淨天。十三、嚴勝果實天。十四、嚴勝天。十五、無量嚴勝天。十六、嚴勝果實天。十七、無量天。十八、無量天。十九、無量天。二十、善見天。廿一、大善見天。廿二、阿迦加吒天。是無色界四天：一、空智天。二、識智天。三、無所有智天。四、有想無想智天。以上三界總計為三十三天。大寶積經卷九十四作欲界六天。即：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是色界二十一天。即：梵天。梵輔天。梵衆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果實天。少果天。廣果天。無量果天。無量天。無熱天。無惱天。善見天。妙善見天。阿迦尼吒天。是無色界四天。即：空處天。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三界總計為三十一天。大般若經卷八十四散花品，作：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觀世音天。（即兜率陀之異譯）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梵會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淨天。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廣天。少廣天。無量廣天。廣果天。無熱天。無惱天。善見天。善見天。色究竟天。再加上無色界四天，則為三十一天。大抵欲界六天，（魔天攝在他化自在天內。）無色界四天，諸經所說相同。惟色界諸天，少有出入。一切有部（梵名薩婆多部，小乘二十部之一。佛滅後三百年初，自根本上座部別立者。言有為無為，其體皆有，故名一切有部。）立色界十六天。經量部（小乘十八部之一。佛滅後四百年之初，由說一切有部別派者。三藏唯以經為正量，故名經量部。或稱經部。）立十七天。上座部立十八天。效宗上座部之說，並欲界色界十天，共為廿八天。如下表：



員少打幾個八十分，多打幾個七十九分，則最優等一級，即可減少。或多打幾個八十分，少打幾個七十九分，則最優等一級，即可增加。多打幾個七十九分，少打幾個六十九分，則中等一級，即可減少。少打幾個七十九分，多打幾個六十九分，則中等一級，亦可增加。天之分等，或多或少，亦猶乎是。如欲界之魔天，或攝于他化自在天，分之則有魔天矣。色界之梵會天，或攝于梵輔天，分之則有梵會天矣。光天或攝于少光天，分之則有光天矣。淨天或攝于少淨天，分之則有淨天矣。廣天或攝于少廣天，分之則有廣天矣。然天之分爲欲界、色界、無色界。色界天又分爲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則爲諸經所同。此猶小學、中學、大學之名稱，固今昔無異也。茲就上述名數，依次略釋其義：

一、欲界天。何謂欲界？欲勝故。謂所有諸法，欲貪隨增，是名欲界。又欲所屬界，故名欲界。下從無間獄。上至他化自在天，于中所有色、受、想、行、識，是名欲界。（詳見法蘊足論俱舍論）此界諸天，有男女飲食之欲，宮殿苑囿之好，與人無異，故謂欲界天。起世因本經卷七有云：四天王天，皆用須陀（甘露味）之味爲糧食。（即分段而食之謂。印度古時風俗，食不用刀箸，但用手握成一團，納入口中，故又謂之團食、或搏食。）諸天（按即指衣服）等爲微細食。三十三天，（即梵天）帝釋居之。此天東南西北各八天，中央一天，帝釋居之。合得三十三，故云。帝釋即道家所稱之玉皇上帝也。）

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等亦然。諸天思念飲食時，即於其前現衆寶器，須陀上味，自然盛滿。渴時瓊漿玉液，立現其前，隨手飲食，毫不費力。食已，衆寶器自然隱去。既無須出錢僱用下女，又無烹飪洗濯之勞，更無消化不良之病，此言諸天飲食衣著之欲也。四天王天，三十三天，於行欲時，彼此根到，暢情出氣。夜摩諸天，執手成淫。兜率陀天，憶念成淫。化樂諸天，熱視成淫。他化自在天，共語成淫，並皆暢身適意，成

其欲事。且有嫁娶，與人無異，如帝釋天娶毘摩質多阿修女爲妻，即其一例。此言諸天男女之欲也。四天王天，在須彌山之腹。三十三天在須彌山之頂，有畫樂園，歡喜園，善法堂等諸遊娛之所。此言諸天宮殿苑囿之欲也。

四天王天，與三十三天，同司人間禍福。每於黑白二月之八日，（印度古時曆法，自月虧至晦，謂之黑分。自月盈至滿，謂之白分。黑白各十五日，合吾國曆法一月。故其黑月之八日，依中歷推算，應爲二十三日。十四十五兩日，應爲二十八、二十九日。或二十九、三十日。）四天王命其大臣，巡視人間；十四日命其太子，巡視人間；十五日四天王親自巡視人間；見有孝順父母，敬事尊長，齋戒佈施，惠濟貧乏者，各詣善法堂，轉告帝釋諸天；諸天聞已，皆大歡喜，唱言：「善哉！善哉！增益諸天衆，減損阿須倫衆。」（阿須倫 Asura，或作阿修羅等。義譯曰：無端正。言容貌醜陋，兇惡好鬪之神也。）如見世間不孝父母，不敬尊長，不持齋戒，不施貧乏，則愁憂不樂，以其減損諸天衆，增益阿須倫衆也。（詳見長阿含經卷第二十，世紀經，忉利天品。）爲什麼孝順父母，恭敬尊長，持戒布施，則能增益諸天衆，減損阿須倫衆？不孝父母，不敬尊長，不持戒布施，則能增損阿須倫衆，減損諸天衆？俗諺有言：「人以類聚，物以羣分。」諸天是善良的代表者。阿須倫是兇惡的代表者。世間爲善人多，天的勢力，自然增長；阿須倫勢力，自然孤弱了。反之，世間爲惡人多，阿須倫勢力，自然增長；諸天勢力，自然孤弱了。今以世法爲喻。過去上海租界，是流氓的溫床。他們穿著黑長衫，歪著帽，三五成羣，專在馬路上尋是非；祇要他們人多勢盛，你無論有著天大道理，還是要吃虧。這不是一個增損阿須倫衆的例證麼？假使他們人少勢孤，也會一哄而散，這不是一個增損諸天衆的例證麼？今日紅水橫流，神州陸沉，忍心害理之事，亙古未有，而彼輩竟認爲當然。也是爲增損阿修羅衆的鐵證。

（未完）

知難行易學術探微

(三續)

蘇邨園

第五節 能知則富強康樂

人生在世界上，不管是為國家社會，或為家庭個人，沒有不想富強康樂的。然而往往事實和希望恰恰成了反比例，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就是因為只知道有希望，而不知道達成希望的方法；好像目的想到美國，却朝着蘇俄的路上跑，怎能不背道而馳呢？希望是「事」，怎樣去達成這希望是「理」。事易行，而理難知。現在分兩方面來加以說明：

第一個人方面：國父說：「人欲享安樂，必須由困苦艱難而來。」這句話是說樂的果，必有樂的因；苦的果，必有苦的因。假如要得樂果，必定要種樂因；假如欲殺苦果，必定須殺苦因。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享安樂」是「果」，「困苦艱難」是「因」。譬如種瓜，自種子種下土後，以至結瓜，中間要用人工施肥，灌水等等的手續，這豈不是困苦艱難嗎？假如不經過這些艱難困苦的手續，決沒有結瓜的希望。這個艱難困苦，「苦」，不是畢竟的苦，苦過了，就可得樂。如果種的是「苦」，那末，所結的果，當然是苦果。這個苦果的「苦」，才叫做「畢竟的苦」。若要殺苦果，就不可種苦瓜種；種了苦瓜種，必得苦瓜的「甜」。說，種了甜瓜種，必得甜瓜果。這甜瓜的「甜」，是由種子產生出來的，所以叫做「究竟的樂」。世界上形形色色，森羅萬象，沒有一事一物，不是由「因」結「果」的，科學上名之為「因果律」。決不是信了耶穌，就可得永生；也不是念了阿彌陀佛，就可得生極樂世界。須知要信耶穌，必須學耶穌犧牲博愛的精神；念了阿彌陀佛，必須學佛的自由平等大慈大悲的精神。如果一方面信耶穌，或一方面念阿彌陀佛，平日却無惡不作，怎能達到永生或生極樂世界的希望呢？國父具足了犧牲博愛自由平等大慈大悲的精神，一切的言教，都是朝着富強康樂的大道前進。雖屬艱難困苦，而革命之果，終

必圓成，以達到離畢竟的苦，得究竟的樂之目的。依據國父所說心理建設的理論，可以定出一個善惡的標準。能發實行善的標準，就可得到富強康樂。一般人以為善惡的標準，很難分清清楚楚。譬如殺人是惡事，但殺了一個壞人，保障多數的好人，是不是惡事呢？殺了一個害羣之馬，當然是善事，呵！因此，善惡的標準，就不容易明白。如果善事當作惡事，而惡事又當作善事，那末，世界上做惡事的人必多，豈不要成一個毒蛇猛獸的世界嗎？其實善惡的標準，在國父全部遺教中是說得很明白的；只要融會貫通，就可得到以下四點：

- 一、自己已有利益；
- 二、不但自己已有利益，他人也有利益；
- 三、現在已有利益；
- 四、不但現在已有利益，將來也有利益。

合乎上面四個條件，就是善的標準。譬如他人溺水裏，我將他人救上岸；他人自然會感激我救命之恩，將來遇事也會幫我的忙。這一件事，豈不是合乎上面說的四個標準嗎？國父拯救四萬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也就是這個意思。他說：「我人所抱之唯一宗旨，不過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於平而已矣。滿清以少數人壓制我多數漢人，故種族革命以起。專制政體以一帝王，壓制我多數人民，故政治革命以起。至社會革命，原起於少數大資本家之壓制多數平民耳。各國貧富之階級，相差甚遠，遂釀成社會革命，有不平不之勢。我國大資本家尚未發生，似可無庸言及社會革命，然而物質文明，正企業家縱橫發展之時；將來大資本家之富，必有過於煤油鋼鐵大王者。與其至於已成之勢，而思社會革命，何如防微杜漸，而弭此貧富戰爭之禍於未然乎？」這一段遺教，就合乎善的標準。根據這個善的標準來積極建設善的心理。綜合唯識學說，善的心理，不出下面十一種：

一、信的心理：信字的意義，可分為信事，信理、信德、信能四種來講。「事」就是事實，例如人皆有父母，國家有領袖，都是事實，大家相信，用不着去問，這就是信事。「理」就是原理，例如做了人，無論是富貴貧賤，都有生老病死諸苦，所謂苦海茫茫，大家相信，這就是信理。「德」就是功德，或道德，例如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解救人民的痛苦，就是功德。又如學貫古今，才通中外，身心清淨，大公無私，就是道德；大家相信，這就是信德。「能」就是能力，例如善的能力就可得善的結果，惡的能力就會得惡的結果；善惡都是自己作業的能力，自作自受；大家相信，這就是信能。信事、信理、信德、信能，是相信在各事物物，森羅萬象的宇宙現象中，一定有一個不隨着任何現象往來生滅而統一的本體。這一個本體，就是宇宙現象的真理。現象等於波瀾，真理如同靜水，外緣好像風。先有水的本體，然後遇到風的外緣，才能起波瀾的現象。因為水體本來是靜的，所以動的波瀾才能依它而起。又因為靜的水體是統一的，所以才能起衆多的波瀾。這就是說，因為虛空是空的，所以才能容納有質體的實物；因為虛空是一體的，所以才能現出千差萬別的現象來；反過來說：假若虛空是多體的，也就不能容納有質體的實物；假若虛空在這衆多的變的，不統一的一現象上，有一個不變的，統一的真理存在，那一定會誤執變為不變的原理，以致由變而更變；妄以一為統一的進化，以致因不統一而深陷於更不統一。好像把應革的命革了之後，連不應革的命也要去革一樣。那由變而更變之「變」，因不統一而更不統一之「不統一」，這背真理，真不知相距幾千萬里。今日世界上皇皇然不可終日的現象，就是基於這不合乎真理的「變」和「不統一」所造成。有了信的心理，就可相信本不變而統一所生起的現象，勢必還歸於不變的統一的真理，然後才能相安無事，世界太平。革命之目的，是在爭取自由平等，而自由是以不妨害他人之自由為自由，否則，就是不平等的。不平等的自由，是不契合真理的。如同今日以蘇俄為首的共產鐵幕，只有共產黨魁有自由，共產黨魁以外的人，是絕對沒有自由的。這種盲動的革命，是由變而更變，由

不統一而深陷於更不統一。與真理背道而馳，是捨本逐末，緣木求魚。我們刮目以看不相信真理的共產主義失敗的來臨。

二、慚的心理：有了自慚的心理，就認為一切的外侮，是由於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若要不受外侮，首先就要尊重自己的人格：「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就個人修養方面講的；至於對於國家，應該「惟善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親仁善鄰，禮賢下士，才能健全內政和外交。

三、愧的心理：愧與慚的功能沒有多少差異，不過慚是自慚，是自動的，是由於要尊重自己而做出發點，而愧是愧他，是被動的，是由於愧怕他人，而生起善心以做出發點；例如不敢輕視法網，違背人格，不洽輿情這一類的事。

四、廉的心理：「廉」是「貪」的反面，有了廉的心理，就知道「諸苦盡從貪欲起」。貪之所由起，不外乎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真實的，不明白「曹孟德固一世之雄，如今安在哉？」的道理；終日忙忙碌碌，爲的多半是私欲。建設了廉的心理，才能轉私爲公。

五、忍的心理：「忍」是「順」的反面，不能忍就必順。順心一起，就不明白「天地一體，宇宙一已，民我同胞，物我同與。」的道理。忍的心理建設了，才曉得唇亡齒寒，慈悲互助，決不會嫉妬相殘，而在人我是非中求生存。

六、慧的心理：有了慧就不會愚癡，不愚癡的人，做事就不會糊裡糊塗；對於世間一切事理，就會「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一切切實實了解，好像在白晝青天裏，不容有任何陰影出現一樣。

七、進的心理：有了好的計劃而不能實現，有了好的跡象而不能革除，是由於因循苟且，得過且過，缺乏精勤勇猛，剛毅果斷而前進的精神。進的心理建設了，就能任重道遠，不知的地方去求知，已知的地方去力行。

八、安的心理：有了安的心理，遇事就知量體裁衣，不至妄動妄求。爲政者，只求人民達成應盡的義務，不至勞民傷財。

九、助的心理：助是幫助或互助，建設了助的心理，則對於一切興革的事業，彼此都會互助，以期達成理想上的成功。（未完）

人生詞選

引言

人生，本是人間一個難解的謎，因爲人類的七情六慾，每一個人，有着千殊萬變的感想，就有千殊萬變的人生觀。

古今中外多少著名的宗教家，大哲學家，乃至生物學家，心理學家，儘管經過精微反覆的研究與分析，截至今日，終不能說是已經解決了人生問題，換一句話說，就是任何絕大智慧的人，至今還不會得到這個謎底。

本人也曾讀過很多關於研究此一問題的專籍，同時印證一生所經驗和遭遇的實例，對於人生問題，始終感覺迷惑，彷徨，尋找不出一個絕對的正確答案。

唐宋以來的詞人，往往在詞的裡面，偶爾波及人生問題，每一個詞人，基於其生活環境和人生問題的認識，從短短的幾句詞文裡面，發揮他們萬有不齊的觀感，莊子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無論他們所發揮的是否合於真理，姑且把他抄錄出來，讓人們借這一種比較輕鬆的文字，去了解千殊萬變的人生觀，或者可以當作大家茶餘酒後的消閒品。

每首詞裡，附帶說明某一調的正體，著爲圖譜，指示每一字的應平應仄，並且把各家變格，列舉在後面，倘遇有愛好詞學的讀者，可以作爲一種填詞的淺徑，這可算對於讀者的一種副作用，不過所選的詞，限於有關人生問題，收調較少，只能說管中窺豹，僅見一斑，倘逐調正譜定聲，本人另編有考訂精詳的詞譜和詞範兩書，倘有緣問世，與讀者相見，可能滿足填詞家的願望。

嚴賓杜

一翦梅雙調六十字平韻

趙長卿

雲鬢迷空曉未收。綰綰殘燈。永夜悲秋。梧桐葉上三更雨。別是人間一段愁。睡又不成。夢又休。多愁多病。當甚風流。真情一點。苦索人句。纔下眉頭。恰上心頭。

按此詞調譜以周邦彥詞爲正體，其詞如下：

一翦梅。花。萬。樣。嬌。嬌。均。斜。插。枝。句。略。點。梅。梢。均。輕。盈。微。笑。舞。低。回。句。何。事。尊。前。句。拍。手。相。招。均。夜。漸。寒。深。酒。漸。消。均。袖。裏。時。聞。句。玉。釧。輕。敲。均。城。頭。誰。更。促。殘。更。句。銀。漏。如。何。句。且。慢。明。朝。均。

按周詞前段第一句七字，第二第三句均四字，第四句七字，第五第六句均四字，後段與前段同，前後段第二句第五句俱不用韻，全詞共六十字六韻，宋詞中多如此填。趙長卿此詞，前段第一句至第三句及後段悉與周詞同，惟前段第四句作平平仄仄平平仄，與諸家平仄不同，第五句併周詞第五六兩句波一字作七字一句，全詞五十九字六韻，李濟照及樂府雅詞無名氏亦如此填，惟前段第四句仍作平平仄仄平平平，據此體者，當以李詞平仄爲是。吳文英詞，與周詞同，惟前段後段第四句均叶韻。盧詞，與周詞同，惟前段後段第四第五句均叶韻。蘇詞，與周詞同，惟前段後段每句皆叶韻，張炎詞，與周詞同，亦每句叶韻，其前後段的第三句，均疊第二句韻，第六句均疊第五句韻。曹勣詞，前後段第一句及第三第四第五句悉與周詞第一句及第四第五第六句同，惟第二句併周詞第二三兩句減一字作七字一句，全詞五十八字六韻。

從肅清黃毒說到戒淫

唐 湘 清

自由中國名政論家陶希聖先生，曾於今春在中央日報屢次爲文，向傷風敗俗的黃色電影挑戰；尤以揮淚呼天一文，充滿憂世匡時的熱情，頗博得各界正義之士的一致聲援。的確，黃色毒藥的危害社會，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試觀各大市鎮之中，特種酒家公共茶室之類賣淫場所，到處充斥，因之社會上不堪入耳的黃色新聞，也就層出不窮的發生了。甚至堂堂學府，穢聞頻傳，巍巍紳士，醜行屢露，社會風俗敗壞至此，我們佛教徒豈忍袖手旁觀呢！誰都知道，佛教是勸人諸惡莫作的，而邪淫是最大的惡行，黃色毒藥更是諸惡的根源。邪淫的惡行，固然是由黃色毒藥直接造成，其他各種犯罪，如貪污、盜匪、煙毒、傷害、殺人等惡行，也往往是間接接受了黃色毒藥之害。據我所知，有不少貪污犯是爲了好嫖女人，因此金錢不修揮霍，以致貪污；有犯盜匪罪的人，當初也是爲了要將金錢獻媚女人，因而搶劫他人錢財，致蹈法網；犯煙毒罪的人，也有很多是爲了色慾過度，造成身體衰弱，就吸食鴉片以提神；至於因桃色糾紛而爭風吃醋，以致犯傷害及殺人罪的，更是常見。俗語說：「十件命案九件姦」，可見殺人的犯罪，從女人的糾紛而發生者佔多數。所以我們要認清，黃色毒藥的爲害，不僅直接造成邪淫的惡行，且間接造成貪污、盜匪、煙毒、傷害、殺人等各種犯罪，故黃色毒藥實爲罪惡之源。那麼我們要防止犯罪，急當撲滅沉淪社會的黃色毒藥。關於黃色電影、黃色書刊、黃色歌曲的查禁，是行政當局的事，不在本文題目範圍之內。現在所要討論的，是我們怎樣防止邪淫的惡行，茲分數點說明如下：

一、養成勞動的習慣 俗語說：「飽暖思淫慾」，可見一個人倘若飽暖終日，無所用心，是最容易發生淫慾的。所以養成勞動的習慣，不僅增加生產，利益人羣，且可防止不正當的邪淫。

二、加強佛教的信仰 虔誠的信仰，可使身心導於至善，我們要清心寡慾，應照着佛陀的教誨切實修持。並嚴守「不邪淫」的戒律，邪淫是佛門中根本的重戒。一個人能虔誠的信仰佛教，對於女色自能淡泊而遠離。

三、結交有益的良友 有很多犯風化罪的人，往往是由於淫朋邪友的勾引，故爲了個人的修養，一方面應遠離淫朋邪友，一方面當親近志行高潔的良友。人生在世，如能有益友時時提醒忠告，當可不致走入邪淫之路。

四、多讀修身的善書 近年以來，黃色書刊充斥，而關於修養身心的善書，反不多觀，此世風之所以日下。爲防止邪淫，對於黃色書刊，絕對不可過目，積極方面並應多讀修心養性的善書。在流傳的戒色戒淫書中，以清代周安士居士所著「欲海回狂」一書最佳，其他如「不可錄」、「壽康寶鑑」等書，對於貪色之爲害，邪淫之當戒，都有極懇切的論述，可惜這類有益世道人心的善書，世間流傳不多。

五、保持男女的距離 儒家的禮教，有「男女授受不親」之訓，亦所以維繫風化，防範邪淫。近世歐美風俗，對於男女間的距離，完全打破，男女間公開擁抱腰舞接吻，恬不知恥，因此彼邦的強姦案件，在犯罪率中佔極高比例。據本年十二月一日出版警民導報第二二三期黃克東譯「美國的性犯罪問題」一文中說：「性犯罪在美國犯罪統計中，所佔比例頗大，根據聯邦調查局的統計，一九五三

年中，正式以強姦罪報警之案件，爲「一七二四〇」件，至於未經報警的強姦案件，尙數倍此數」。從那篇文章的記載，可知美國的性犯罪問題，十分嚴重，推原其故，當因美國的風俗，太不保持男女間相當距離所致。我國的性犯罪案件，近雖稍有增多，但還遠不如美國那樣的多，這是受了孔子「男女授受不親」教化的影響。現在我們要肅清社會上的黃色毒藥，應發揚「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那麼妨害風化的犯罪，當可一天天的減少。在佛教的比丘戒律中，有一條「不觸女人」之律，不僅不能有淫行，就是觸及女人身體任何部份，也是犯戒的。方倫老居士在有一篇文章中，談及高雄佛教弘法歌詠隊，某次搭船赴鄉弘法時，因船小人擠，同行的道宣法師，爲了遵守「不觸女人」之律，避免與女教友擠在一起，特地獨自一個人跑到船頭上去。我想佛教中的大德們，如果都能像高僧道宣律師那樣的嚴守「不觸女人」之律，那麼佛門中的不名譽事，當可絕耳不聞了。

六、修持不淨的觀法 佛教中戒淫的方法很多，最重要的莫如不淨觀。佛經中論述不淨觀者，隨處可見，茲僅節錄摩訶薩婆經的一段如下：「佛告摩訶女：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有垢，身中但有屎，身中但有汗，其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何所益」。男人的不淨，固如佛告摩訶女所述，女人的不淨，更有甚焉。我們如能把頭腦冷靜一點，就能覺得男女間事，實在沒有什麼趣味。

略論心性之學

(三續) 謝鳴皋

(四) 明心

由制心攝心及發心之後，當進於明心之境界，此時之心境，當覺光明清淨，常得安住，無碍解脫，金剛經云：「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人以為無所住，即心無所著，究竟心在何處為疑，其實心境光明無碍，周遍法界，毫無黏著，至為清淨，故楞嚴直指對無所住之解釋有云：「心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名之為心，金剛經所云之無所住，即此一切無著也。不知而生其心一句著落，即以無所住為心，豈不錯會……窮非無著；夫心境不能互無相見，終非獨有，故又反覆推明曰，無相則無，非無則相，相有則在，云何無著，皆為刺義……此言所悟之心，本自妙明圓滿常住……」法華經云：「德藏菩薩，於無漏實相，心已得通達，其次當作佛。」又其五味玄記有云：「一念心起……合成三千，從此法，識取妙心……自然洞明。」法華經文云：「以是因緣故，能生諸禪定，八十萬億劫，安住心不亂，持此一心，願求無上道。」由此可見明心之後，心境明澈清淨真心如常得安住，得大解脫，自在無碍，維摩詰經所謂：「心淨已度諸禪定……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所以觀世音有一聞即自開之道，而惠能六祖一聞五祖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即時言下大悟，便爾成佛，承授衣鉢，為六代祖，而淨名經亦有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六祖壇經有云：「明心號菩薩」之句，金剛經亦有空三心四相之理，此為已入明心之道。又心既明澈，便能破迷成覺，漸次修證至佛境界，故曰：「佛者覺也。」楞嚴直指有云：「禪者發明自心，見本覺性，唯一覺性，更無餘事……覺自心所現為正知，覺所

現唯心為獨知，此所名正獨知也。」華嚴云：「初發心時，即成正覺。」六祖壇經亦云：「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故心明即是覺悟，其理甚明，但心性是一，能明心便能見性，茲復論見性於後。

(五) 見性

心性相連，能明本心，便見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五祖對神秀所作之偈，就是認為未見本性，只到門外，並謂之曰：「如此見解竟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物無滯，一真一切真，萬物自如如，如如之心皆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但對惠能所作之偈，認為已能明心見性，並於三更召之入室，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乃於三更傳授衣鉢於惠能，故六祖對於明心見性之道，因能頓悟，所論亦多，六祖壇經云：「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自性能含萬法……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不執外務，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皆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我於忍和尙處，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菩提本自性，起心自是妄……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

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行，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彌陀，平直即彌陀……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於念念中，見自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自性內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歸依自性三寶……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雖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自在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自是歸依，須常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碍……念念圓明，自見本性……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執身，自性即明，四智菩提，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是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普見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說一切法莫離自性……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真如自性是佛，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利那即是真。」又楞嚴直指對於見性之道有云：「戒定慧從自性生，自性自慧，自性自定，自性自戒……由性明心，性圓明故……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從始泊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為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即相即

性，即有即空……不入羣邪，獲真實心，妙覺明性……初發物非我，我體即見性……見必非物，蓋謂見性必同，各自受用，千江一月，萬影同圓，如來唯明想妄，知妄動始於不覺之非實有，則見性本自現成……分別之心仍在，則現前之見性徒懸……是所悟之見性為客，而身心分別仍為主……至於所悟之見性顯忘，能悟之分別亦息，則法界現前無是非，始為究竟……離一切物別有自性……設得心悟，還同於物……見性之我顯除，分別之物亦化，非我非物，大智所證……見性具四種緣，所謂因空、因明、因心、因眼、見無所因，見無所緣，然後使之當處自悟，所謂見見也。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法華經云：「知諸眾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諸眾生有種種性。」又法華五味玄記有云：「意會學者，記文字般若妙經之名，而尋實相般若妙心之體……開顯妙性……得此體已，方能全修在性……百界千如三千相性中，佛界相性為體。」又溫陵云：「覺緣即見性，見見明暗通塞，偏緣一切者，以妄動業相，為神我迷於無性之理，成於身見之患，隨處滋流，祇同生滅。」大乘起信論有云：「所謂心性不生不滅……心性離見，即是獨照法界義，若心有動作，真識知無有自性……心性無動，則有過恆沙等諸淨功德，相義示現。」華嚴偈云：「非是和合不和合，辨性寂滅無諸相，……以無作三昧，自體應真，煩惱客塵，全無體性，唯真體用，無貪瞋癡，任運即佛，」彌陀淨要云：「大乘經皆以實相為正體，吾人現前一念心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一心不亂，安得不生淨土……古人云：念自性彌陀，生唯心淨土，合觀之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維摩詰所說經云：「若能明心見性，則無量罪劫，當下消滅……自性本來圓滿具足，明心見性返本還元，悉已清淨，永離蓋纏……修大乘，亦波羅密者，可以明心見性。」淨名經云：「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

，但無妄念，性自清淨……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又如此明心見性之後，即覺真性如如，常得安住，得大解脫，自在無碍，逐步修證，便能以淨覺心知覺心性，得獲方便成為著摩它，三摩鉢提，與禪那三法門，再依此修行漸次增進，至於佛地，一切功德圓滿，將穢土變為淨土，以平等無碍智慧，分別諸法相，隨順眾生種性而超度。

丁、結 論

佛經浩如煙海，在十二部經中，關於心性之學，當屬甚多，以上所述，不過萬一，此篇祇擇要言之，所謂略說，意即在此，誠以佛教為救世利他的宗教，其文化就是一種仁慈道義的文化，所以到處都以救度眾生為主，其影響於中國及世界文化甚大，但是其中道理精深微妙，尤以明心見性最為重要，如果學佛修證之人自己不能明心見性，自己尚須要佛來救，何云救他？而其所以不能明心見性之故，第一因其自己的心鏡上被許多煩惱佔據，致受其迷障而不能明見，第二因自己不肯請教高僧大善知識來指點明白諸佛菩薩所開示明心見性之道，自己又不肯研讀佛經，所以不能了解明心見性之理，就不能斷除自己心中的煩惱束縛，就無法獲得清淨自在，致不能完成佛的人格與智慧，惟是佛說一切眾生都含有佛性，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何況人為萬物之靈，更易見自佛性，我們如果注意明心見性之道，時時以智慧觀照內心，便易認識自己本來面目，成為超人的佛陀，去救世利他，故佛家明心見性之道，實至精微妙，而又簡易能行，倘能逐漸修證，終能澈底覺悟，了知宇宙萬有諸法實相，見性成佛，既可利己，覺已、度已、又可利他，覺他，度他，實屬人生無上大道，而為任何宗教哲學所不能及。當此共產唯物邪說惑世亂世之秋，人慾橫流之際，更需要以佛的心性文化之道，配合中國固有道德和三民主義文化從根本救起來，方可挽狂瀾於既倒，進世界於文明，有心世道人心者，其注意於斯乎？

影印佛學大辭典介紹

及附印辦法

- 一、影印緣起：近年來海內外緇素大德門研究佛學的興趣日漸濃厚，而號稱人生智慧寶庫的佛教大藏經，又已影印問世了。這是佛教復興的徵兆。但是，幫助研究佛經的參考書籍，尚付缺如，實是美中不足。本社有鑒及此，特發起影印大作佛學大辭典，以供研究佛學者的需要。假如說佛學大辭典是人生的智慧寶庫，那麼，這部佛學大辭典就等於是一把萬靈的鎖匙，有了它，對整個的佛經就可以無師自通了。
- 二、原本內容：佛學大辭典，是江蘇無錫丁福保氏精心傑作。原書連史紙二十開本十六厚冊，都三千四百餘面，名詞三萬六千餘條，三百三十九萬餘字，誠如丁氏所說：「此事如牛毛繭絲，細入無間。」
- 三、影印辦法：照原書將版面放大，用二號模造紙十六開版，精裝四巨冊布面燙金，與大藏經同放一冊，整齊美觀。
- 四、附印辦法：本書每部定價臺幣三百元，附印七折每部二百一十元。國內附印者，請利用本社郵局劃撥「一二五八八」帳號，向當地郵局索取撥款單，填明部數，錢數，免費匯交華嚴社戶下。本社收到後，即行登記，出書後，按原址寄交。海外各地附印者，每部港幣八十元，請向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林楞真居士函洽。自即日起開始附印登記，至民國四十五年二月底截止，三月底出書。

華嚴社 謹啓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四十四號

念

佛

與

人

生

(二續)

蔡孝媛

五、念佛的實用

人生在世有一種宗教性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安樂與快樂。還有一部份人，既要求「保平安」，同時又希望「添些福壽」。這種希望表面上看起來未免有不知足的嫌疑。其實，這種希望，算起來也是合乎人性。照字面上來分析，壽是長壽，福是幸運，包含一切美麗的享受。其實人們若能生活在佛法範圍裡，這希望也可能實現。佛經上曾指出，菩薩能成人之正願，使信徒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長壽得長壽，求三昧得三昧……等話。佛經是佛陀聖口所宣示，豈有欺人之語？

但是吾人如何生活在佛法中，以得到「保平安添福壽」呢？要從何處入手呢？無疑的，須入佛門，做一個佛教的信徒，以接受佛福。要成為佛弟子，須實行皈依三寶，再進一步，參加念佛，習學佛法，精進不二，時機一經成熟，種種幸福，自然不求而自到，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其關鍵只在我們能否真實應用而已，現就把獲致它們的途徑簡述在下面：

一、應用念佛以接受菩薩法力的關照。據經云：皈依三寶，信佛念佛，增種善根，身心無邪的人，就會隨時隨地得到諸佛菩薩所護念，使他的災難減少，化大故為細故，化小害為無害。尤其在信徒遇到意外危險時，所顯化的奇蹟，能使智者不敢不信，愚者增信，有本「觀音靈感錄」說得很清楚，一讀便知是千真萬確的實事。

二、應用念佛以自力更生。這是屬於做人的方法，即放棄不合佛理的生活，契合佛法生活。不合佛理的生活，此有三種：一口業的，如好惡批評他人的私行和短處，喜譏妄言惡語，在公共場合下大聲子叫，或是花言巧語，誘人入錯誤之類。二身業的，如隨便打聽家私，傷生、虐待婢僕，好與人鬭狠，

盜取，醉酒狎妓這些行為。三意業的，這自然不出於嗜貪、怒瞋、迷痴、疑惑、傲慢、邪見的六項主要煩惱。

我們要洗去這些三業上的污點，以配合修學菩薩道，達到完人的品格，不時要念佛，念念佛陀的遺教，極力擺脫泥濘的粘纏，走上康莊的大道！要自新要更生，依上面說過，須先改變不純正的觀念與行動。然最要緊的，就是要改變利己的人為觀念，以大悲行為用，而大悲行為是以布施為主。布施以幫助他人，是悲愛的表現。這布施不限於金錢與物品，連精神、時間、能力、工夫、善語也包包括著。比方說那個善知識，時常講說佛法給人聽，這是他佛法作布施。布施所以度饑饉，饑饉是利己的主因。今應用念佛方法，以對治自私自利的惡習，念佛人，能改惡為善，就算是念佛以自利了。

三、應用念佛以修養身心。修者則除心魔，良習慣，養者培養我們的佛性。大家要知道，凡是自高、驕傲、誇大、憤恨、妬嫉、慳吝、懈怠、欺詐、散漫、無恥、信邪、詭辯、讒言種種皆是煩惱的泉源，能阻撓我們的修養，所以要學習做人，須從事修養，修養過程中，須善用念佛方法以支持之。比論說，你是易發脾氣的人，知道了這是壞習性，當發或未發時，急急念佛以制止之。如此，則脾氣不生，心就平靜下去了。其他不良習慣，也可用這法對治。好比醫生治病，非用對症良藥不成，念佛就是醫治煩惱的對症良藥哩！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有言：「若有眾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瞋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痴。」這可知持名念佛能根絕三毒惡念，且可化短促為戒定慧了。煩惱是促短壽命之一原因，因煩惱能消耗精力，使人多病。煩惱若淡，不但你的品行提高，同時也可以減少疾病，病少則身健，身體康健，壽命便自然會延長下去，這是安然自在，身心快樂所致。

醫學家也說，性情溫和，天真快樂的人多長壽。這話用佛法作對證，確是真理。

四、應用念佛以發展事業。念佛入道的人，奉行佛誠，安份守己，心上沒有邪念，對人沒有惡意，心地公平，待人接物，和愛可親，忠實可靠，因此，人家自然都好與之接近，且對他信任。這樣，如果他能是一位工人，必能得僱主的信任或經理的重視，而加以提拔。反之，如果他是個主人或當事者，必能得著同人的合作，與一般顧客的擁護，那麼，他的事業，就必定一帆風順了。這是「以道發財」的途徑，且不至做「富而不仁」的財主哩！上面所列四條，僅是舉其要例而已，念佛的應用，廣大得很呢！由私人生活而至社會治國皆得用着它。易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經云：「未生善令生起，已生惡令消滅」。我們要個良好公民，要滅惡生善。而念佛法門，就是滅惡生善的捷徑了。

六、結 論

念佛對於人生道上，是一種光明的號燈，確是每一個人不可不修學的。古今許多聖哲名人，有應有善，有善有德，有德有功，有因念佛而得證道解脫者，因念佛而得却病延年的，至於由念佛三昧而獲致往生佛國的，史載很多，可以增強我們的信心，這些事實見證的不可勝數。

在這新舊澎湃的世紀裡，人心見異思遷，所以外道神說乘機興起。他們表面上好像站得很堅固，教務也很像繁榮，究其實，毫無教理可觀，智慧可取，法門可行，不過以神權高于一切，壓迫信徒俯首貼耳而已。因此，近年來中外學者，大多表示不滿現狀，思念更合理轉合時代的信仰方式以替代了。

無疑的，人類的文明是隨時代而演進，古野的文化宗教與風尚，當然不能不被視為落伍，因此，這超越時空性博大而圓融的佛教，乃漸被世界名流學者所重視。究其緣故就是佛教以般若為導，般若者何，智慧是也。實際而言，不但佛教需要般若為導，一切宇宙人生問題，科哲問題，萬有學術的研究與發現，欲使之達到真善美的應用，當然也需以般若為導，這是無可否認的。

感應不可思議

莫正熹

如果有發至誠無上菩提心的人，就是很小的事情，都會得到不可思議的感應。現在就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寫幾段下來，以供讀者參考：

一、不為外緣一切聲

音之所驚動

屋頂是葵蓬蓋着，四週用竹籬圍着的，在廣州叫做「天棚房」。天棚房雖然和隔壁不通往來，亦不能互相窺視，可是說話的聲音聽得很清楚，猶如同在一間屋子裡一樣。

一天，我和一位年青的掌櫃先生在天棚房談起佛法來，我說：「如果有人念滿二十萬句阿彌陀佛，就會有不思議的定力，就使有人在耳邊突然放鞭砲，也不會驚慌的……」當時，那掌櫃先生，雖然唯唯否否，但是從他的面容和態度上，已經露出他輕視佛法的樣子了。

正在那時，不知怎的，我們身邊——隔壁，忽然劈劈拍拍地放起爆竹，那掌櫃先生頓時驚跳起來，而我呢！神態自如，沒有絲毫影響，於是，我馬上指着他說：「您看！您看！這不是事實嗎？」他被我當面證明，只有瞠目結舌，不得不佩服佛法的偉大。從此他常常要求我講道理，這就是佛菩薩幫助我們接引衆生的不思議感應了。

二、有危難才知道念

佛的好處

從前我在廣州的河南居住，幾乎每天早晚都和三個朋友往河北的觀音樓念佛。其中有一個姓王的在途中問我：「我們每晚去念佛，究竟有什麼好處呢？」我說：「平安無事不會有甚麼好處，可是遇到意外之時，自然就會知道的。」到了觀音樓，時間還早，我們一起練習唱誦，有些學鑼鑼皮的，就敲鑼鑼皮。忽然，一個老太太慌慌張張的衝上樓來，在觀音菩薩座前倒身便拜，嘴裡呼呀呼呀的，簡直像瘋子一般，我們很詫異，問他發生了什麼事。她說：

「噯呀！我的孫子呀！他……他……他！不知去向呀！……」
「你的孫子什麼時候走失的？報警察沒有？」不待她的自述，我就搶着問她。
「四點鐘失蹤，五點鐘就報警了。」她說。
「有派人找嗎？」
「親戚朋友街坊鄰里，都……都……都去啦！到現在七點多了，就是找不回來……」

於是，我便半安慰半哄她的說：「放心好了，不要難過，觀音菩薩會幫您忙的，只要您念觀音菩薩，出門不遠就會找到了。」那老太太真的念着觀音聖號，匆匆忙忙的搶下樓去。之後，我們又敲起鑼鑼皮，不知怎的，「爐香乍爇」一句還沒有唱完，樓梯響着隆隆的一陣腳步聲，原來那老太太拉着一個小孩子來了。她不擇還

近，就在菩薩座前碰頭禮拜，當時我們都看呆了，我用驚奇的語氣問：

「這就是您的孫子嗎？」

「是的，就是他。」

「這麼快就找到了？在那兒找到的？」

「祇出了大門往左拐便找到了。」

觀音樓位於一條十字馬路的第一間。每一條馬路，連左右兩旁算起來，共是十二條路，任憑你拐左拐右，都不能够容易的遇到。但是她剛出門口，向左一拐就找着了，那不是佛菩薩的感應嗎？當時的老王目擊這件事，才深深的相信念佛的好處。

三、蓮子做念珠？

我們的家鄉，有一所小佛堂，裡面供着一套類個本的大藏經。一天，我帶了三幾個青年，其中兩個是香港回來的，一個是在鄉下放牛的，我請出了大藏經，擺在桌子上讓他們去賞識。牧牛的那個名叫譚暖，他拿了一本阿含經，發現到從樹葉生出來的蟲是青色的；從酒類生出來的蟲是紅色的，從牛糞生出來的蟲是黃色的，便拍起桌子說：「嘿！他又怎會知道牛屎蟲是黃色的呢？那些事除非我才曉得，怎麼佛也曉得呢？呀！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從此譚暖對於佛法深信不疑。

傍邊那位是從香港回來的，記不起他看的是什麼經，不過其中有一段是佛叫目連不要用水眼看水，不然就會渴死了目連，因為水中有八萬四千微蟲呢！當時，那青年又拍起桌子來：「吓！怎麼在幾千年以前微蟲學就被他發明了嗎？嘿！偉大，真偉大！那幾個青年都在同聲讚歎佛的偉大，只有我這個老頑固不敢奉承。因為我拿的是「木樓子」經。經中說：……用金做念珠有多少功德，用銀做念珠有多少功德，用琉璃做念珠有多少功德，用木樓子做念珠有多少功德，乃至用蓮子做念珠也有多少功德。當時的我，對於用蓮子做念珠，倒發生了懷疑，雖然並未說出口，但是心裡已經暗暗的誘惑。我想：黃面瞿曇有些話可能說得對，但是有的亦不盡然，蓮子還能做念珠，這簡直就是騙我的！

午餐吃過了，我們又慢步到村外的塘邊，正巧遇見一個名叫歐陽實的，在塘邊釣魚，不知怎的，鉤子在水底總拔不起來，索性赤着腳下水。在岸上的我們，順便叫他擲蓮蓬，歐陽實摘了一只又黑又乾的蓮蓬上岸來，却被我的侄子一手搶去，摘了一粒忙往嘴裡塞，「呀啲」的一聲，乖乖的吐了出來。蓮子到了我的手里，倏倏還沒有受到損傷，我連忙把整個蓮蓬拆開，取出蓮子，正好有二十粒，其中一粒特別大，一粒特別小，其餘十八粒都是一樣大小，每粒都發出黑光。這蓮蓬已經長老了，硬得要命，不但無法咬破，就是鑽它一個小洞，也不容易。於是我把它帶回家裡，用火爐把錐子烤紅了，吱吱聲鑽進去，正好穿成一串十八粒的念珠，一粒特別大的和特別小的，合起來剛好做一個葫蘆，一串念珠即時成功。唉！說來也真够慚愧，我自出娘胎三十多年，根本沒有見過老蓮子，所以才會誘惑。由此可知，佛菩薩的智慧和神通，真是不可思議！世人之所以誘惑者，都是由於膚淺無知之過啊！（未完）

環

島

弘

法

記

煮

雲

瑞穗沒有人信外教

玉里過去幾站，有瑞穗的地方，這地方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基督教徒，或許永久沒有人信洋教，原因是這樣的，在二十年前，瑞穗也有教士，也有人信仰基督教的，因為初信外教的人，自己以為了不起，不拜佛菩薩到也無所謂，可是不供祖先。就會引起地方人的不滿，不無有所異議，可是這位基督教徒不服氣，因此發生爭執，起初是相罵，然後就相打，最後是相告，打起官事來了。因此動了公憤，全體的人民，一致起來鳴鑼而攻之，大家的口號是「把這不孝父母的不孝子，趕出瑞穗，我們有歷史以來，就供奉祖先，祭祀祖先，這是天經地義的定理，數千年來未聞有些大逆不道的異言，現在瑞穗不幸，竟有人信仰洋教，不要祖宗，不拜佛像，容許這人住在瑞穗是瑞穗人的恥辱。」因此凡是信仰基督教的人，他的親戚朋友，不與他親，不與他往來，同時親友也不要他上門，兒子信仰了異教，父母與兒子脫離父子關係，不承認是他的兒子，這樣一來，基督教徒，關門大吉，幾個信仰基督教的，已為人所不恥，大家吐罵，再也無顏面住下去了，有的由親友協助他搬家，免得住在瑞穗，與親友面子上無光。從此以後，瑞穗這地方，不但沒有基督教，而且也沒有一人敢信仰基督教。瑞穗有一座觀音寺該寺住持趕來玉里請我去講的，我因花蓮日程排好，不能延期，承認下次一定去的，如果每個地方的民族性的觀念有瑞穗人強的話，外教徒再有金錢也沒有用。現在每個地方，五步一堂，十步一會的教堂林立，可是瑞穗的人民，不受金錢的誘惑，以信仰外教為可恥，如果有一人，為貪金錢物質，今天信仰了外教，明天全地人民開會，對這位異教徒沒有客氣，消極的不與你往來，積極的兩個山小字，請出去。

花蓮的熱烈

修和法師與江、潘、陳等居士，都因各人有事，不能隨我同住，就此分別，他們都依依不捨的和我分別，只有玉里的吳萬子居士陪我往花蓮，五點十七分汽油車出發，至花蓮已經是七點四十五分了。

因為事先我說是中午到達，很多人中午到車站接我，可是沒有來，勞煩會理事長在車站等候。花蓮我是第一次來，所以看到一切都新鮮，何況東淨寺又是建築未久的新式花樣，當然看到有雅潔莊嚴之感。

是晚就在東淨寺，對大家講一小時的話，報告各地佛教的新動向，由會理事長任翻譯，會理事長我們在文字上相識很久，可是還沒有見過面，這次委屈他替我當翻譯，很有點說不過去。

我一到花蓮就有花蓮看守所和花蓮監獄的負責人，來邀請我一時間去對犯人說法。然後有東台日報社長吳萬恭議員，媽祖廟管理人劉萬發，陳謝春等多人來訪。吳社長對佛教很熱心，想在東台日報開辦佛學副刊，徵求我的意見，我說：「現在佛教的文章不是不好，就是社會一班人，不大願意看，如果很顯明的用佛學副刊的名字，所取的效果反而不大，我以為多發表佛教的報導消息或特寫，不要另為佛教劃一地方，要便看報的人，在無意中常常看到佛教的消息，因此才會引起看報的人，對佛教發生好感。」他很同意我的建議。

到花蓮第二天整天參觀花蓮市區，與花蓮港，並去參觀新建的花蓮縣政府，這是花蓮最新式的建築，也是最大的建築。整齊、壯觀、可惜沒有樹木花草，這是美中不足。我與會理事長吳萬子真純師石阿森等五人在縣政府攝影留念。

下午到媽祖廟參觀，也就是我來此三天佛教的地方，陳謝春居士是在富里皈依的，他是個佛學的能手，這次我來花蓮，他很熱心，特別做了兩個上等的花圈，擺在講經的地方，給講經的會場，生色不少。媽祖廟的住持是臺灣，有名的達玄法師，我

在媽祖廟佈教承他很熱心的招待茶水。第一晚因為沒有宣傳，今幸地點適中，參加聽講的人，有三百多人，可是第二天就有五百多人，越講人越多，我的講題是「佛教教義是自由，平等，博愛」，最後一小時中，會場熱烈鼓掌歡歡，掌聲多時不停，並且有人高聲歡呼喊起好來，可見邊地的人，對佛教是如何的愛好呵！同時經過我解釋後，更知道外教不是真自由，真平等，真博愛的，所以他們從內心喊起好來。

在花蓮監獄對犯人說法

在臺東監獄因為事先沒有調查人數，這次事先就把監獄的犯人調查清楚，看守所有三十五人，監獄裡一百二十多人犯人。我先拿出貳拾元來，交佛教會秘書黃居士去發動，由幾位佛教徒自動樂助一點錢，每一犯人分得一包糖果餅乾。

我們先從看守所講起，由所長陳祖敬先生陪同前往，東淨寺同去聽講的男女居士十三人，在看守所講了一小時，再去監獄講。花蓮監獄的典獄長周震歐居士，是我的江蘇同鄉，他是佛教徒，並且只是位廿九歲的青年人，過去他在臺中就與很多的佛教徒往來，所以我去佈教，他特別親熱，既是同鄉，又同一信仰，更是青年人，講堂設備很好，我的題目是「認識迷途歸路」。對他們足足講了一個多小時。典獄長叫全體犯人及各科的負責人，都來與我合影留念。然後導我們參觀內部一切的設備，工廠、宿舍、飯所、廚房、菜園等，處處都很整齊。尤其是花草和新建的道路，特別漂亮，最好玩的是犯人自己，獨出匠心，在地上做的臺灣地圖，還有小火車和車軌與車站的模型，很有趣。現在監獄等同旅館一樣，很多窮人的生活住處，恐怕還沒有監獄漂亮呢？

今天共講了四次，就是看守所與監獄，慈善院與慈天宮，到晚上會理事長嘆了不能再講了。不得已請人代席，中午慈善院請我吃飯，住持妙賢師，當家如願姑都有禮貌，殷勤供養，這次出來到花蓮已有二十四天，素菜的口味之佳，供養之誠，以慈善院為第一。花蓮佛教很盛，我在慈善院開一信徒問另一信徒說：「昨晚為什麼不去聽法師佈教呢。」她說我昨天到另一地方聽人傳教的，人很多，把門關起來傳教，有五個人坐朝外，代表儒釋道

耶同五教的教主，由當中一個人說話，那個人很會講話，參加入道者，要貳拾元，有好多報名參加了。那一位說：「你怎麼知道去的，她說：『我的鄰居一天來叫我六次，不去就不好意思』，我在午睡時聽她們在談，我們佛教徒能有邪教徒這樣熱心，你愁佛教不興呢。」

太魯閣奇峰壯美

太魯閣之名，我久已對它熟習，可是無緣一觀。太魯閣，我以為住在花蓮的人，差不多都是常去的，那知久住花蓮的人，有的活到六十多歲，還沒有去過太魯閣，我一提議，很多人要同我一道去玩，前一天，就把進山手續辦理好，同去的有慈善院的住持與她的信徒，以及東浮寺寺理事長和寺內未去過的人，共計有十四個人，我們是從花蓮包了一部專車送到太魯閣車站，從九點鐘出發，只有四十分鐘就可到了太魯閣的車站，可是進山的這一段路，時間可就長了。

遊山玩水，一定要有本錢，這種本錢不是金錢的本錢，錢再多些，到這些地方是無用武之地的，而是要自己跑得，餓得，苦得的本錢，我們十四人進山開始跑，始終我與幾位年青的人，站在最前線。這裡沒有什麼奇花異草，更沒有人工培植的風景，甚至連買菜的地方都沒有，自己帶東西去吃。口渴飲山間的泉水。所見的無非是高山峻嶺，偉大壯觀，那種高聳雲霄的山峰，仰頭望來一望，有說不出感覺和驚異，我想如果那山頂上有人，他看我們在山下走，疑惑是人頭蟲子在地上爬一樣呢？我記得我在飛機上，看地上的馬路與街市，等同一排排的鴿子窠一樣。其實那樣高的山頂是沒有人常去的。

經過黑山洞出來就是鐵索橋，可惜禁止帶照相機，不然我們今天不知要照多少很好的奇麗風景。走到不動明王像那裡，已經是近十二點鐘了。在那裡大家休息下來，吃東西、看看各地遊客的留聲機，坐了一會我提議再接再厲的往前進。這時已經有很多的人，不願再跑了，因為過去來玩的法師，他們

遊太魯閣都是以此為止，再不願進去了。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一定要走到底為止。於是重整人馬，徵求同行者，共有陳阿森、賴阿森、真純師、慧致師還有一位警員陳先生等八九人前往，會理事長來過數次，他再不願前進，妙賢師年老不能再跑，共有四五人留下在這裡等我們。

從不動明王進去走了四十分鐘，發現了很多金沙石，金子雖然多，我們沒有力氣把石頭往轉搬，我撿了一小塊金沙石，帶回去做紀念品。跑到這裡天又熱，口又渴，又沒有相識的人，更不知道還有什麼路，這時如果走不到底，雖然高山族向我們指手劃腳的介紹路程，他們又不知道還要跑多少時間都主張不要再跑了，最後還是我堅定要走到底，果然，走了不到二十多鐘，就看到新建的溪畔橋與發電所等新建築物，也就是最後的目的地，再進去就是高山地界平地人不可以走的。同時路很小，再要進去，那天就不能回來，我們在發電所那裡休息下來，向人家要開水吃。他們是花蓮去的工人，在那裡建築大橋下邊的抽水機，對我們都很客氣，我們休息了二十分鐘，一點鐘開始往轉跑，回去的路好跑得多了。

曾先生在不動明王前面石上，為我刻字紀念，用鐵釘在石上用石塊當鐵錘，化了兩小時的時間，刻成「煮雲法師到此」六個大字，旁邊小字是「四年五、三」其他三四位脫了鞋子在山裡裡淘金沙，淘出來的金沙，金光燦爛，美麗極了。有一位高山同胞，淘了兩天，得到四錢金子，要賣給我們七百元，我們是來玩的，無錢賺金。這地方真是金沙遍地的寶山，入寶山不能空手回，所以他們把金沙用報紙包了帶回去作紀念品。

我們為了要趕三點多鐘往花蓮的車，跑得滿身大汗，進山的時候，走了三個多小時，回來兩小時就跑到，如果不是要趕車，最少也得兩三小時，起初不是他喊腳痛，就是你說不能跑了。可是為了趕時間，也忘記了痛苦和勞累，如不趕得決，幾分鐘就要等到六點多鐘才有車。我因晚上還要佈教，所以一定要乘這班車子回花蓮。(未完)

法教簡訊

(高雄訊) 高雄佛教會在第二期工程進行前，特聘星雲法師講說般若心經，並領導諸依三寶，諸依者三百餘人，以教育界知識份子為多。講經法會自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十二月十四日止，歷時十八日圓滿結束，每日聽經聞法者均數百餘人並開佛教全體會員，一致要求星雲法師駐錫高雄佛教會，今後高雄佛教會當有一番發展。法師臨行時該堂諸會員數百餘人均至高雄車站歡送法師返宜，一時車站熱鬧異常，足見星雲法師深得會員擁戴云。

又訊：高雄佛教會於星雲法師講經圓滿後於十五日起恭請廣慈法師教授佛學普賢偈，統一唱誦，每日學唱者除佛教徒外，尚有龍泉寺等各寺院出家眾等，一時梵音嘹亮，大家咸歡海潮普贊偈莊嚴云：

(臺中訊) 保護動物會，為我國之創舉。臺中市保護動物會經鄭公僑居士多時之籌備，得佛教界諸同願之協助，已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假臺中佛教會社，開成立大會，到會會員百餘人、及黨政機關、社會名流、數十人，通過會章，並選出徐社生、鄭公僑、周邦達等九人為理事。李炳南等三人為監事。開該會將呈請政府嚴禁捕殺青蛙、改善動物被宰或運輸時之辦法，並調查市面飼養、使用牲畜情形等為初步之行動，以長養人類好生之法，孚合佛教慈悲之宗旨云云。

(香港訊) 鎮江超岸寺守培老法師於古曆十月初三日上午九時五十分圓寂。

(木柵訊) 木柵鄧親海、陳孔達、鍾伯毅，諸老居士，發起在木柵服務站，請馬慧性老居士開講金剛經，每星期二次，現簽名聽眾已有四五十人。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傳戒期中戒律講演錄

(四續)

南

亭

乙三、沙彌尼十戒

沙彌尼十戒，係由佛世時，阿若憍陳如尊者，為度化女眾起見，特制此十戒。其戒目如下：(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著鬘麗飾，(七)不坐高廣大床，(八)不塗香油，(九)不持金銀珠寶，(十)不蓄錢財。此十戒，乃沙彌尼應守之基本戒律，若犯此等戒者，即喪失沙彌尼資格，須重新受戒。

沙彌尼十戒，其意義與沙彌十戒相同，皆為佛教徒應守之基本戒律。其中，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此五戒為五戒之基礎，沙彌尼亦應遵守。而後六戒，如不著鬘麗飾、不坐高廣大床等，則為沙彌尼特有之戒律，旨在培養其清淨、樸素之風範。此十戒之制定，不僅為沙彌尼之行為規範，亦為其修持佛法之基礎。

乙四、沙彌尼威儀

沙彌尼威儀，係指沙彌尼在日常生活及修行中所應遵守之行為規範。此威儀之制定，旨在培養沙彌尼之莊嚴、端莊之形象，並使其在修行中能有良好之表現。威儀之內容，包括行、住、坐、臥之姿勢，以及與人交往之禮儀等。威儀之遵守，不僅為沙彌尼之基本要求，亦為其修持佛法之重要一環。

沙彌尼十戒，其意義與沙彌十戒相同，皆為佛教徒應守之基本戒律。其中，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此五戒為五戒之基礎，沙彌尼亦應遵守。而後六戒，如不著鬘麗飾、不坐高廣大床等，則為沙彌尼特有之戒律，旨在培養其清淨、樸素之風範。此十戒之制定，不僅為沙彌尼之行為規範，亦為其修持佛法之基礎。

沙彌尼十戒，其意義與沙彌十戒相同，皆為佛教徒應守之基本戒律。其中，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此五戒為五戒之基礎，沙彌尼亦應遵守。而後六戒，如不著鬘麗飾、不坐高廣大床等，則為沙彌尼特有之戒律，旨在培養其清淨、樸素之風範。此十戒之制定，不僅為沙彌尼之行為規範，亦為其修持佛法之基礎。

沙彌尼十戒，其意義與沙彌十戒相同，皆為佛教徒應守之基本戒律。其中，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此五戒為五戒之基礎，沙彌尼亦應遵守。而後六戒，如不著鬘麗飾、不坐高廣大床等，則為沙彌尼特有之戒律，旨在培養其清淨、樸素之風範。此十戒之制定，不僅為沙彌尼之行為規範，亦為其修持佛法之基礎。

沙彌尼十戒，其意義與沙彌十戒相同，皆為佛教徒應守之基本戒律。其中，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此五戒為五戒之基礎，沙彌尼亦應遵守。而後六戒，如不著鬘麗飾、不坐高廣大床等，則為沙彌尼特有之戒律，旨在培養其清淨、樸素之風範。此十戒之制定，不僅為沙彌尼之行為規範，亦為其修持佛法之基礎。

沙彌尼十戒，其意義與沙彌十戒相同，皆為佛教徒應守之基本戒律。其中，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此五戒為五戒之基礎，沙彌尼亦應遵守。而後六戒，如不著鬘麗飾、不坐高廣大床等，則為沙彌尼特有之戒律，旨在培養其清淨、樸素之風範。此十戒之制定，不僅為沙彌尼之行為規範，亦為其修持佛法之基礎。

沙彌尼十戒，其意義與沙彌十戒相同，皆為佛教徒應守之基本戒律。其中，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此五戒為五戒之基礎，沙彌尼亦應遵守。而後六戒，如不著鬘麗飾、不坐高廣大床等，則為沙彌尼特有之戒律，旨在培養其清淨、樸素之風範。此十戒之制定，不僅為沙彌尼之行為規範，亦為其修持佛法之基礎。